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信笔扬尘

风雅颂

雪后的空洞

很静。
雪刚刚停下来，整个雪原上没有一丝痕迹。这是一片开阔地，土地尚未苏醒，它的沉默表示了一种存在的方式。而几只只嘴鸦则不知这会几突然从何处飘来，站在三四棵斑秃的枯树上，守望着这个最后的冬天，脑袋在不停地转动中，茫茫四野给它们带来一阵阵的惊恐，“啊”一下，它们又朝另一处苍远飞去了。再稍稍远一点，是一些裹了雪的黄土原，这些原从西海固一直连接到陇东，在地图上找，它们似乎更远一点。这对于我仅是一种奢望，我还没有去过更深更远的山里。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西海固南部山区我已走遍了，不知为什么，我却从心底拒绝往川区跑，一马平川，使我很难获得思索，我甘愿花大力气去甘肃的平凉、庄浪、静宁、西峰，只有行走在这样的山境里，我才能获得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震颤。

我感觉我已远离了城市，这个时候，我往往把自己想象成这个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匈奴人，手执一柄长矛，拼命地朝着理想中的堡垒挺进着。其实，我已耗尽心力，唯一支撑我的是一种百摧不毁的信仰。我在心底没有背叛我的信仰。

我在雪地里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走走停停，或者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阵小跑，或者在雪地上停下来踩踩脚。太冷，呼出的热气似乎都能凝固在空中。天空是冰冷、阴沉的，路上几乎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有一辆轮子上绑着铁索的卡车，慢腾腾地从我身边驶过，带起的雪沫在空中飞成一道迷离的薄雾。

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我知道我离开城梁子还有一半路。那年夏天，我去过那里，出发前，我已打听好方向，他们说，你只管沿着公路走，等到了有狗叫的地方，就是开城梁子哩！

在这之前，我曾经一个人不时地在山里乱跑，每次出门，家里人一看我身装束，就知道我又要出发了。他们并不知道我到底去干什么？包括我自己有时都无法理解，我只想出去走走，在山里，看着那些村庄和房子、小麦和田野，还有那些使我懂得存在意义的最朴素的人们，我的血就能沸腾起来。然而，我也明白我永远不能和他们接近，这些矛盾在精神上常常能置我于死地。我渴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过经历的人，让我思索眼前之外的这个世界。

这时已是午后了，午后的雪原更显得空洞和寂寥。在这个空洞的雪后，我似乎看到了洋芋花正在盛开，小麦正在孕育着结实的粮食，这些朴素的粮食和我们有着至亲至爱的血缘关系，它们养育了那个民族的品性和人格。

开城梁子旁边的香炉山已近在我的眼前了，我不知道当地人为什么把这架黄土原叫作香炉山，也不知道这架称和贫瘠的土地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但我还是记住了它，每每想起，我记忆的闸门就会洞开。香炉山就这么一直沉默着，它的沉默使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的话语权利。我站在雪地里，同样沉默地望着它，还有那一片树林就是一个象征群居的村子，脑子里一片空白。

雪的意义意味着燃烧的开始。
天这时已经昏暗了，我站在公路上，并没有听见狗的狂吠，但我却听见柴门吱吱呀呀作响的声音，它在风中飘荡着，显得极为亲切。

我想我要住上一宿再说，当我拖着孤冷的身影走进乡政府那个并没有门的门时，我终于听到了一阵狗叫声，在不远的雪白的乡野里，它们知道我回来了。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佛头与江湖令

欧阳凝芳

此果表皮疙疙瘩瘩，青中泛着微黄，像个褶皱了的刺球。

一刀下去，粗糙的外皮应声而开，露出莹白绵密的果肉，像一捧凝白的月光。挖一勺吃来，第一口便叫人心头一亮。是清甜，不是直白的腻甜，带着一丝只有初夏午后才能捕捉到的凉润。

问了才知，这果子名叫佛头，因外形酷似佛像的螺髻，倒也奇巧。吃剩的果核是深黑的，一粒粒像饱满的舍利子。我把它们洗净，摊在窗台上晾干，心里悄悄起了个念头：说不定哪天，就能从这硬壳里拱出一粒嫩生生的绿芽来。

吃着果子，心里忍不住生出几分欢喜。信手刷着朋友圈，恰好看见朋友阿萍晒出的一朵花。

那是她家阳台上一朵初开的月季，名字带着

几分传奇色彩，叫“天方夜谭”。阿萍的文字里满是喜爱：“最爱她的花型，边缘呈波浪状，层层叠叠如舞裙舒展……”

我第一次见这花，好奇地放大了细看：莲座状的花形雍容华贵，每一片温软花瓣的边缘，都带着细微的、不规则的尖角，像美人眉心那一点胭脂色的江湖令，柔媚中藏着不容小觑的锋芒。

看着花，一个身影毫无来由地跳了出来——林青霞的东方不败，“一袭红衣，瞬间与眼前这朵绮丽的花重叠。既有俯瞰众生的孤高，又不失食指缠绵的风情。这种极致的矛盾，构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柔中带刚，媚中含煞，美得凛然，又带着不容侵犯的疏离。这哪是一朵花？分明是一支开在枝头的江湖令，又美又烈。



文忙一瞬
周文静 摄

人间小景

我们曾经的远方

林钊勤

二十年前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站在山顶上，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青山。每个人都在大声喊着。当时叫的是什么呢？已经记不得了。我记得那时应该是喊出一些豪情万丈的话来，比如去远方、做大事、不负此生。

那时候的远方是具体的但又模糊的。具体到某个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又或者说是模糊，连去之后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认为远方一定很美好，在这里有做不完的试卷，父母的唠叨，走了十八年的土路。远方有自由，有未知，有无限可能。

西安是我向往的地方。课本里说那里有兵马俑、大雁塔，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长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在村口打谷场跑三圈，母亲说我疯了，父亲在一旁笑。火车跑了十四个小时，我没合眼，趴在小桌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了沟壑。每一帧都是新鲜的，每一张照片都是远方。

到了远方之后，发现它不过就是个过日子的地方。挤公交、排队吃饭、为考试熬夜。兵马俑去了

以后就没有再去过了。有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问我想不想家，我说不想家。电话里停顿了一下她才说那就好了。挂完电话之后我一个人坐了很久。远方和家乡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地理上的距离，而是那种想回去却又回不去的感觉。

宋代的曾几在《三衢道中》说：“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走完小溪之后还要走山路，远方始终存在。年轻时认为这是浪漫的，后来才知道走完了小溪之后还有山路，山路走完了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毕业后我留在了西安。曾经向往的远方，如今已经成为了我的立足之地。当年在同学群里说要到一个环节是：把蒸熟的小米放进和面盆后，一定要在小米中间留置可以见到盆底的凹坑，以利于小米发酵时渗出酒液（浮子酒）。酿造浮子酒的方法非常简单，发酵的时间也短，在炎热的麦收季节，也就是

那句话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过去我们觉得远方就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一种生活方式。后来才

山川故园

麦田里的酸爽味

贾国勇

太阳火辣辣的，麦子晒得焦脆，不停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对割麦的男人来说，麦子的声音预示着成熟和丰收，也让男人有了隐隐的担忧，害怕一阵风吹来把麦秆吹断，麦穗迸裂开来，麦秆散落一地。所以，尽管累得汗流浹背，喉咙里渴得直冒烟，他也不愿放下手中的镰刀休息一会儿。只见他低着头弓着腰挥舞着镰刀，一沓一沓的麦子在他身后不停地放倒，心里却不停地念叨着：“多割一把是一把。”即使腿累得如灌了铅，也不舍得停下来。

只有把一沓一沓的麦子捆扎起来的时候，男人才会拿下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抹去额头的汗水，向麦田的尽头望一眼。他看到自己的女人掂着一只青色的瓦罐从远处走来，那瓦罐里一定盛满了瓦凉瓦凉酸酸酸爽的浮子酒，喝一口能从脚底儿凉到头发梢。尽管太阳火辣辣地烘烤着男人的皮肤，热风如火苗般舔着男人的脸庞，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女人，想到了女人掂来的浮子酒，想到了浮子酒酸酸爽爽的味道，喉咙就变得湿润，疲惫也消失了。

30年前，收割机还没有在故乡普及开来，每一场麦收都需要男人在麦田里挥汗如雨地收割。故乡的男人爱自己的女人，爱得痴醉，打发女人在家里

忙活，自己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脱了一层皮，也从不开苦叫累。女人知道男人收割麦子时的辛苦，麦收前就早早地准备好了浮子酒为男人消暑：把小米（脱粒后的谷子）蒸熟后撒上酒曲，用力搅拌均匀，放进和面盆中封闭严实等待着发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把蒸熟的小米放进和面盆后，一定要在小米中间留置可以见到盆底的凹坑，以利于小米发酵时渗出酒液（浮子酒）。酿造浮子酒的方法非常简单，发酵的时间也短，在炎热的麦收季节，也就是

如今，浮子酒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发酵的时间也短，在炎热的麦收季节，也就是

浮子酒的酒精浓度通常在0.5%~5.0%vol之

一个寻常的午后，就这样，我与一果一花不期而遇。

佛头的美，需要向内探寻。它用粗糙包裹着清甜，像一位沉默的朋友，要你放下偏见，耐品味，才能品出它深藏的温润与甘醇。

而“天方夜谭”月季，则需要用另一种心境去欣赏。它把柔情与锋芒都写在脸上，美得坦荡，也美得咄咄逼人。你得有足够的胆识，才接得住这份灼人的风华。它不求谁理解，只是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们与这世界的相遇，大抵也是如此。有些懂得，是日久见心；而另一些，则是刹那见骨。

窗台上的果核泛着柔和的光。我不知道它们能否萌芽。它们是一粒粒沉默的、尚未读完的故事，我愿意就这样留着它们。

我重新捧起了书。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山水亦书也，花月亦书也。”一枚果子是一本书，一朵花也是一本书。读书日里最动人的事，莫过于此；读的不仅是字，更是万物背后的性情。

而我们终其一生，或许都在学习如何读。读草木花果，读他人、读自己，是为了从这万千镜影中，读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陈田的诗

品宜城鸡汤泡炒米

金珠跃滚滚鸡汤，
玉粒沉浮韵飘香。
雪浪乍翻柔化脆，
皖风遗韵舌端藏。

传饼怀乡

老炉旋碾三秋麦，
金杖叠开百沸江。
芝麻雨落青碟上，
嚼碎晨光与故乡。

题“麦陇香”墨子酥

墨云含润色如漆，
麦浪吹香入巷西。
玉屑叠酥千转细，
人间至味在锄犁。

桐城小花茶偈

灵芽踞石沁云根，
翠炒轻揉满岭春。
幸遇清川滋逸兴，
方凝玉盏漾冰魂。

岳西翠尖吟

垂云泻露润尖芽，
翠影冲烟拂素纱。
撷取一枪凝岳魄，
烹春一盏焕烟霞。

煨乡情

——咏山粉圆子烧肉

薯粉搓丸沸水柔，
腩脂慢焖酱香收。
轻添灶底三分暖，
煨透乡情几度秋。

咏“麦陇香”寸金糖

纤手抽条迎晓光，
陇香凝玉寸情藏。
芝麻簇簇金尘坠，
名味茶香岁月长。

一匙江湖

——咏“胡玉美”蚕豆酱

露润陶缸绛色稠，
楚云吴雨酿成柔。
一匙能换江湖味，
犹晒斜阳旧码头。

人间小景

五月·等待

李贞琴

五月，花落，果实盈枝。

小区旁边的桃树上，缀满了毛茸茸的毛桃，每次路过，我都会眯上几眼。单位绿化带处的山楂树上，也挂满密密匝匝的青果，偶尔去看，总能“扑棱”几声，几只鸟儿从里面飞出。枇杷最是性急，今天看是青涩的，隔个两天去看，泛青黄了，再过几天看它，已是黄澄澄的。

五月的风是暖的，带着草木初熟的微醺，一切刚刚好。小径，垂柳，烟湖，古亭，被一片翠绿笼罩。天空湛蓝，河水清澈，鸟儿很快乐，周围很安静。路边的蔷薇透着季节的热烈与浓郁，盎然开着。枝条细细长长，在小径上空交织成翠绿的帘幕，仿佛一夜间，世界被调高了饱和度，色彩鲜明，生机盎然。河边站着或坐着几个垂钓者，一副悠然自得的姿态。忽有钓竿高抛，一道银色的弧线划破水面，一条鲫鱼蹦跶着落入篓中，在一片赞叹声中，钓者一脸满足。连路边的小花狗也受到感染，它扭着尾巴，吐着舌头向我示好。

人和花，花和事，在角着似乎慢了下来。转身，一对年迈的老夫妇在菜地搭瓜架子，老妇人扶着细长的竹竿，斜斜地对插，老翁手拿绳线，交叉捆扎竹竿。很快，一排青青的竹竿在菜地里交叉形成长廊般伫立，等待丝瓜、豇豆藤蔓的攀附，它们将向上生长，向阳开花，待累累瓜果挂满竹架时，他们的脸上一定会绽开菊花般的笑容。地里的蚕豆挺着鼓囊的荚子，像临盆孕妇，虽被叶子盖着，但它的喜悦却被我偷偷窥见，很是眼馋。

再往前，几株花儿艳丽地开在田埂边，我跨过浅浅的沟壕，近前，那开着的竟是芍药花。真真凑近，深吸，闭上眼睛……耳朵关闭了各种声音，心里，只有芍药花开的微颤。我不解：“这么美丽的花儿，它们怎么甘心在这清冷的山村，如清纯的村姑一样守着寂寞？”戴着草帽、坐在田埂上吸烟的老人说：“乡下，不讲究，有地方就栽，长得也挺好！”他满脸的皱纹隐在烟雾中，是岁月刻下的安贫乐道。

五月，一派欣欣向荣，绿叶填满了所有的安然与满足，就像树上青青的果子；路边摇尾巴的小花狗，田地中几株甘于寂寞的芍药，坐在田埂上吸烟的老人，他们都不喧哗，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安静地等待，各自圆满。

